

继承与叛逆中的生存

——20 世纪欧美小说研究

张志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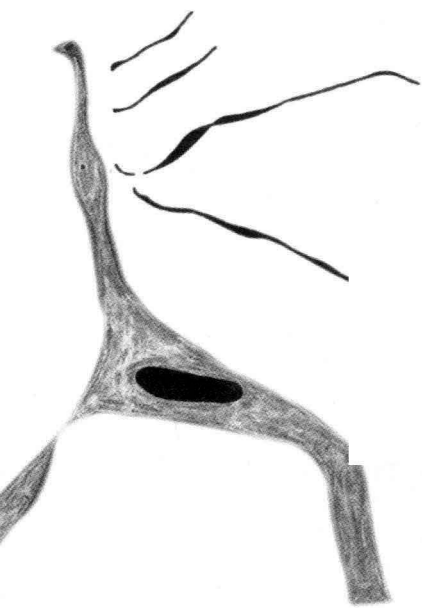


泰山出版社

继承与叛逆中的生存

——20 世纪欧美小说研究

张志庆 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继承与叛逆中的生存：20 世纪欧美小说研究 / 张志庆著.
—济南：泰山出版社，2004.10
ISBN 7-80634-458-6

I. 继... II. 张...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欧洲—20 世纪②小说—文学研究—美洲—20 世纪
IV. ① I500.74② I70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0656 号

继承与叛逆中的生存

——20 世纪欧美小说研究

著者/张志庆

出版/泰山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850 × 1168mm 32K

印张/5.75

字数/110 千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458-6

定价/12.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地址：济南马鞍山路 58 号 8 号楼 邮编：250002 电话：2025510

序 论

序

论

什么是小说？这个似乎简单的、早有定论的问题，在 20 世纪被重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实质上是 20 世纪那些创作了与流行的传统小说不同的小说作品的作家们及其支持者们要为他们的创新、他们对传统的叛逆寻求“合法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叙事性作品的产生与发展演变。

众所周知，荷马史诗——一万
五千多行、24 卷的《伊利亚特》和一

万二千多行、24 卷的《奥德修记》，具有很强的叙事性。两部史诗写景状物，细腻生动，叙事结构也非常巧妙。《伊利亚特》写 10 年战争，《奥德修记》写 10 年回乡路上的漂泊，但情节只集中在 10 年的最后几十天（51 天和 40 天）。在对几十天里的事件有详有略的叙述过程中，通过回述等方式，展示了 10 年的全貌。

古老的《圣经》也有很强的叙事性。《圣经·旧约》的创世纪、挪亚方舟、红海开路等，《圣经·新约》耶稣的诞生、受难、复活、传教等，地点、时间、场景、人物、对话等构成完整的故事。不同的是，荷马史诗以描绘的细腻生动、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圣经》的叙事则是粗线条的、平实的，叙述者表现出对充满神迹的事件的真实性的坚定信念，意在引导人们皈依启示的真理，净化世俗的灵魂。

荷马史诗、《圣经》的叙事性及其成就，奠定了欧美文学以叙事性为其突出特征的基础。诗歌、戏剧、散文以及后来的小说，都要叙“事”，都要在对一件或几件“事”的讲述中起承转和。法国浪漫的传奇，西班牙朴实的流浪汉小说，英国感伤的书信体小说，都是“叙事”的。

- 2 从故事（作品中叙事，故事集）到小说（novel）的发展，是从诗体到散文、从不自觉的叙事到自觉的叙

事、从众人口传到个人写作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情节作为小说的第一要素,不断丰富和完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物(性格),作为情节的基本因素,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小说,既能细腻叙事又能强烈抒情,既有平静如水的日常生活场景又有戏剧性的甚至是有对话推进的激烈的冲突,既思考普遍的社会问题更表达对个体的关注,在其近乎完美的叙事性基础上,日益显示出综合性特征。

14~17世纪,以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等作家的创作为代表,可以说是欧美文学的“前小说”时期。18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小说逐渐形成。丹尼尔·笛福、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创作,开始放弃神话模式而描写人类社会,减少了对神、巨人的崇拜而更多关注生活中的英雄和普通人,开始摆脱“传奇”式的神秘,“流浪汉体”的杂乱,而在一部作品中集中叙述一件或几件完整的事情,从而使故事成为情节,人物成为性格,地点成为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现代图书市场的发展,到19世纪,小说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各国迅速发展,可谓繁荣昌盛。写小说的人多,读小说的人更多,更重要的,出现了许多“大师”:查尔斯·狄更斯、托马斯·哈代,维克多·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爱弥尔·左拉,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斯妥

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在他们的小说中,语言,丰富、逼真、传神,或波澜壮阔或入木三分,大可横跨千年、海洋天空,小可一分一秒、滴水微粒,几乎无所不能,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情节,不仅生动感人、跌宕起伏,更是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演绎着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的完整过程;环境,不仅是人物性格形成、人物命运变化的基础或背景,更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人物,不仅说话、行动,更有纷纭复杂的心理活动,性格丰富、矛盾,发展、变化,而其矛盾与变化常常是社会、时代促成的,因而性格在整体上明确、完整。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是一种标志。这种标志意味着小说全面的成熟与完善,意味着小说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于是,大师们的作品成为标准和尺度——衡量一种文本是不是小说,是不是成功的小说的标准和尺度。面对大师,面对标准,后来的人们只有两条路:高山仰止,望其后尘,或打破标准即桎梏,另辟蹊径!

20世纪,有很多作家选择了另辟蹊径。从二三十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到五六十年代的“新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反叛19世纪小说传统的“实验性”创作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作家很激进,表现出对传统的彻底叛逆。他们反对传统小说的思想倾向

性,反对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描写方法、语言风格。在他们的小说中,建立在时空顺序基础上的情节已支离破碎,人物的明确性、完整性不复存在,语言跳跃、离奇,不合常规。六七十年代以来,不少作家把反传统的“实验性”小说推演成“语言实验”小说。至此,欧美小说完成了从以事件为中心的“历险的叙述”到以人物为中心的“心理的叙述”再到以语言为中心的“叙述的历险”的演变过程。

尽管人们至今对 20 世纪实验性创新小说仍然褒贬不一,但 20 世纪无疑有了不同于传统而属于自己的大师级作家: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海明威、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等。大师们也许知道,他们的大胆叛逆,既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也对广大读者的阅读习惯提出了无情的挑战。从社会阅读行为角度看,他们的挑战能否获得最后的胜利似乎尚难定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挑战否决了世界的确定性,改写了小说的真实性,刷新了语言的表现力。因而,也改变了至少是丰富了小说的概念。今天,当人们试图回答“什么是小说”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小说所可能具有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开放的、展现了多种或无限可能性的小说与 19 世纪巴尔扎克式的小説相比,不是同今天的世界更相吻合吗!

但是,传统是强大的,强大得难以想像,因而也是无法彻底摆脱的。20 世纪很多作家反叛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消灭。未来主义者宣称要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下去”,看来只能是一时的喧闹。19 世纪小说传统在 20 世纪的存在,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其一,传统小说依然广为流传;遵循传统而创作的小说不断出现并受到欢迎。其二,创作实验性小说的作家们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然受到传统的左右和影响,他们只能在传统中反叛传统。

基于以上认识,我把这本研究 20 世纪欧美小说的书叫做——继承与叛逆中的生存。

目 录

目

录

1 / 序论

· 上编 ·

3 / 文学演变的文化阐释

18 / 基督教文化与欧美小说

34 / “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

——从 20 世纪美国小说论起

· 下编 ·

47 / 存在的探索者——米兰·昆德拉

59 / 叙述的历险者——克劳德·西蒙

1

- 70 / 毁灭与重构
——论罗伯 - 格里耶
- 88 / “陌生女人”不陌生
——茨威格小说中的心理描写
- 98 / 饥饿艺术家——弗兰茨·卡夫卡
- 110 / 悲愤的守望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 125 / 无奈的逃脱
——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
- 138 / 永远的流亡
——纳博科夫的小说创作
- 155 / 现实的魔幻与立体化
——拉美当代小说创作论
- 169 / 后记

上 编

文学演变的文化阐释

—

从文化上讲,欧美文学同源于古希腊文化体系,都是从小希腊、罗马的,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因而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只是这个强大的传统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经历了一场百年的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这就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裂变,它与哲学上从非理性主义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的演变相呼

应,与社会的变化(科技的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等)密切相联。

自有文学记载至 18 世纪的欧洲文学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古代(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古典主义时代(文艺复兴、17 世纪、18 世纪)。所以把 14 世纪以来的文学称为古典主义时代,因为这 500 年,以古为典范,是文学共同的突出的特征。只是文艺复兴时期师法古代而感性、理性并重,17、18 世纪则偏主理性。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对前两个世纪偏主理性的反动,而趋向自然、趋向天国(“回到中世纪”),而推崇情感、想象力,但这种推崇并不破坏传统的理性原则和人文精神。之后的现实主义,其特征在于注重客观现实、注重社会。其实,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推崇理性、坚持现实原则方面是血脉相通的。可见,被标之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在欧洲传统文学史上,是一股强大的、基本上一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学现象。理论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经过康德、莱辛、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现实主义不断丰富、发展并完善了;创作上,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被推为正宗,经过古典主义时代,再到 19 世纪,现实主义日臻完善并走向顶峰。19 世纪后期,文学似乎走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然

而,如果我们不仅仅从艺术技巧角度看问题,这种结合其实是浪漫主义消融在现实主义强大的饱和状态之中。一种新的文学要出现,就必须冲破现实主义传统势力的包围,背叛现实主义的标准形态,或者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称得上是一种新的文学。因此,20世纪初期以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要抽象,要非理性,反典型化等等,是在社会变化的推动下,哲学、科学发展的启发下的又一场文学反动而从中求得发展。只是这场反动来得前所未有的猛烈、彻底和具有破坏性。

但是,无论怎样激烈的反动,现代主义文学仍像传统文学一样,表达或蕴含某种思想、哲理或情感,要求着解读。越复杂越难懂的作品可能越有深度,似乎永远也阐释不尽。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如此,托·史·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也是如此。诗句的意象、质感,人物的意识流,事件的象征性、寓言化等,都在建构一个个深度模式,期待着读者、评论家认知、挖掘。于是人们说,《荒原》显示了现代文明的荒芜;《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的《奥德修记》;卡夫卡写了一篇篇寓言。看来,“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没有变,变的是“道”的内涵,变的是“载道”的方式。这

里,基本的转变是由外(外在实体)向内(人的内宇宙)的转换。叔本华、柏格森都告诉人们,世界只能是人眼中的世界,心中的世界。因此,人的思想、情感,人的意识与下意识是文学应该关注与表现的领域。传统文学中让人相信的所谓的现实,是“谎言的世界”。它其实是作者选择、修改、判断、重新组织后建构起来的现实,而非真实的生活本来的面目。要表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必须直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状态,必须充分表现它的复杂性、多变性、偶然性、跳跃性等等。而这一认识促成了传统叙事性文学的“情节性结构”向现代主义文学的“展示性结构”的必然过渡。展示性结构与情节性结构不同,它不是在有序的时空中,按过去、现在、将来的顺序排列,按因果等逻辑关系推进的叙述出来的(telling)历时性过程,而是在绵延的时空中,在跳跃、多变、矛盾的情境中展示出来的(showing)共时性场景。正是在共时性场景中,现代主义作品表现出时空错置、同时性叙述、视角迅速转换等文体特征。而这也正是现代主义文学向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发出的直接挑战。

- 如果说现代主义仍然在传统的范畴中反抗传统,后现代主义(20世纪下半叶)则彻底瓦解了传统,它消解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艺术模式。以存在